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曇斌二十四
釋道溫二十三　釋僧鏡二十六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珎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威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拓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儁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詞清珠玉雖宿望

士仕於父祖廣陵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拓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

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儁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詞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慶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曰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筯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

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
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
成佛又着論論佛性　有論法身无色論佛无淨
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
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
紛然竟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
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闍提人
皆得成佛于時大部未傳孤明先發
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憤
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
中正容擔日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
請於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
違背之者願捨壽之時擁師子座言
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
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
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
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
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
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
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
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
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
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
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

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涼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享進寢渊于默塞生及叡公獨摽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頗悟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日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撥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宗

生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
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関從什公諮禀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冊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来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虔礼祗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錬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籍風聲四遠比恰殊

邦聞什公在関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

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鍊佛理迄
甫立年學洞群籍風聲四遠比恰朱

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
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
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
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
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
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
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
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
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
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
不多比日弥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
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
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
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
真奥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
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
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
率土之賓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
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
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退戒浮
俗無傷弘獎者迺當著令耳尚之對
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
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

荷袁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

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
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

荷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
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
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
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
許詢及士高祖兄弟王允琳昆季范
汪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
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撓
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
其間比對則蘭護闇潛渕遁崇遂皆亞
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敷談
便尒若當脩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
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去釋氏
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
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奥何者
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
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捨虐
故神道助教有自来矣而蕭摹所啓
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无
行僧尼而情見難分袪取未易金銅土
木雖麼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
頓絶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
親奉德音實深甫夷秦羊女保進曰
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
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親奉德音實深甫戎秦羊女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輙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撿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以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嚴分至推校薄蝕頗步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厝難後婆利國入來果同嚴說帝勑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涅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

疎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沮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洽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取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須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正奄尒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无地雅顧盼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恥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但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察第一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十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

首精難則觀戣筆第一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荊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勑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贊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澧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己故晉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去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去嵩高靈

神去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

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辟鎮金一餅為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无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　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差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礼遇弥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為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号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美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美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敏施寺以為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

迺經義後出京師迺說去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

身之術義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糺紘紘韋於視聽義迺移萬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被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所重

釋道渊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賾使終古積滯渙然氷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壹城寺宋文帝以渊行為物軌勑居寺住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渊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傲誕頗自矜伐渊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渊至琳不為致礼渊怒之韋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

見常外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輙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

坐及洪至琳不為致礼洪怒之韓色
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

見常外獨揭顔延之每以致譏帝輙
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
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
論並拘滯一方誣呵釋教顔延之及
宗炳檢駮二論各万餘言琳既自毁
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洪公見麻星者
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
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
愛曰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
領預參譯後遊歷名邦脩瞻風化時
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
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
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
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
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
通敬覿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
皇器重每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
秋七十有八

釋慧靜姓王東河人少遊學伊洛之
間晚歷徐兖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
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
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

下大長耳東河黑如墨有問無不酬
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登審有思

明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
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

下大長耳東河黑如墨有問無不酬
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
力每法輪一轉輙貧帙千人海內學
賓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
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
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地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
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
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
戒至第十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
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
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
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
之情因之弥厲日誦万餘言經常礼
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
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
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
身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戟於户外
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
問客僧何名荅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
荅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
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

挠其辞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
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留住

若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

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留住祇洹寺開講衆經化導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刼被録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刼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刼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凡官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重勑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无兼幣後平昌益顗於餘抗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礼無輟看尋業至遂迺失明而

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

於餘抗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
勤禪礼無輟看尋業至遂迺失明而
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
礼詮後暫遊臨安縣授董功曹家功
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授止少時便遇
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来在西壁
又見諸天童子皆来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荅云
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
塟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
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
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
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
道祖為師蔬食布衣肆行精苦學
究群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関杖策
從學謂鑒為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
達自弗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勵
行弥密常願生安養瞻覲弥陁後弟
子僧濟辞往上明鑒去汝去迺佳恐
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
諸耆老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
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弥僧
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来至

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亡身體

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弥僧
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

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
柔軟香潔倍常因申而殮焉春秋七
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賛賛曰披荔逕
芬握瑾表潔渾渾法師弗濡弗涅曄
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
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龕
東州釋慧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
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
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
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
三十餘万言止廬山陵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
所施杖光色灼徹亦頗有香氣上有
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関詣羅什捉杖
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
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
喪乱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耶賫還西域
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无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
居黄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

絶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
関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弥何

釋曇无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

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荅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逾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頗學高明素槁當世法師故當不介荅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迺懸於淮南中寺湼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弥晨成迺著實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囧者與成同學齊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蔗志經史及天文筮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勗衆清謹三業无虧後迺遊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城彭丞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以挽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須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峻時為南中郎記

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峻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尋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峻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搆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无疾忽告衆辭別至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屋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得無畏法門於是授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亦習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制管弦戒絕歌儛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迴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拓聽者

无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勿敢並

得為乎遠日以散乱言之皆為違法
由是迺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

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拓聽者
无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敵並
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反軾
能尒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
士後南遊荆州止江陵城内五層寺
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
話等並從受戒法筵請設齋躬自下
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
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壙時荆州上
明有釋僧疰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
孝武初被勑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
附中國獻帝末乱移止吳興諦父服
嘗為兾州别駕母黄氏晝寢夢見一
僧呼黄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三
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
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
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
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
隨父之樊鄧遇見関中僧碧道人忽
喚碧名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
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弥為衆僧採
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

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
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説

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弥為衆僧採
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

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
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
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
日即先師弘覺法師也經為妣萇講
法華貧道為都講萇餉師二物今遂
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白
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
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礼
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
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
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峴嶋山
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
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地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
師以覩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
有幾卷師欲試之迺言止有此耳導
曰初六个時无盡意故知个前已應
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
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无油燭常採
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
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无忤僧
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
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方當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迺
受具戒識洽逾深禪律經論達自心

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逾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盪清關內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云明公盪九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旋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頻相逼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率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勇俄

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卅位遣

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
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勇俄

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有死於庸
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卅位遣
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鑾輦降
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
始感事懷惜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
久即勑於凡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
幸公卿必集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
雙樹現滅自尒以來歲逾千載淳源
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
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卅高三界群生
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
掘遑者哉因潸然泫淚四衆為之改
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
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
石凡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
座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磵春
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
匠與導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
孰愈荅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
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卅堂導有弟
子僧威僧音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
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

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擔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務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洲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洲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弥峻卓尒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万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勑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迺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惟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擔守靖何以虧節荅曰劉公篤信方欲大去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

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擔守靖何以虧節荅曰劉公蔫信方欲大法懇

之何辞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罰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顧命闍維之劉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閏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閏學兼內外兼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集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每歎曰荊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携與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花臺後憩東仰山處

處盤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弥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

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花臺後憩東仰山處

處盤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弥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某道蔫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迺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入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絶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從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傳南六載講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

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

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地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經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皆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湯去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閑壟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態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摽綱紀故文上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簷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撰鄧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

乘經兼明數論撰鄧學徒並師之時
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

講還邵問溫何如曰義解足以析微
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
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
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迺以桎梏誘
人即日辞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
孝建初被勑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
勑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
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
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各同集人
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搆嚴衛甚肅忽
有一僧晚来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
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
撿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
神人溫時既為僧主迺列言秣陵白
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解思淨
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内事虛梵
表迺創思鎔斲摛寫神華摸造普賢
来儀盛儀寶傾宙珎妙盡天鎊所設
齋講訖今月八日覲會有限名簿素
定引次就席數无盈減轉經明半景
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内容止端
嚴氣貞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
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住何寺

荅云来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

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住何寺

荅云来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
闔席悚魂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貴
幽應攸聞紫山可覿華臺不遠蓋聞
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殉發石
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
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
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
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慧
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弗无疆故以
天安為寺稱神基弥遠道政方凝
九服咸太万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
覩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地尹孔靈符
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
旌厥瑞焉温後累當講任禀珠之賓
頻委相屬精勤導安數感神異帝悅
之賜錢五十万時人道之語曰帝主
傾財温公率則上天懐感神靈降德
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
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
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
畎曇亦數當之匠嵩亦兼明數論末
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
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
禕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

明雲不數當老亞高亦兼明數論未
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
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
褘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
道潭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
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
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
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
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
就吳興小山法珎研訪涅洹勝鬘晚
從南林法業受花嚴雜心既遍歷衆
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
離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
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
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
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
旨時心覺之徒皆相讎校斌既辞恆
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
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不
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粲迺躬自往候
粲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
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粲益以高之
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
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
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
著經目及數林

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寺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勑亮與斌迎為法主當時宗匠无與竟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代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後入關隴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相藉其風素勑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

流請傳崇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相藉其風素勑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德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畍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告飾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嶧嶧亡後運迺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善莊老及詩札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治城寺宋孝武勑為湘東王師告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礼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搆釁時人讒斌云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勑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勑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僧慧西上及明帝未年

賜书車輿吏力所諸外鎮皆來瑾與
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
基二寺以為禪慧拓止及明帝末年
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
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
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
瑾每以圭諫恩札遂薄時汝南周顒
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
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无所復
益妙理深談弥為奢緩唯三世苦報寂
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
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
召顒及袈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胷
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
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由報應真當
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
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
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復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瑯琊
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
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礼度亦行藏
得所舉動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
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
融並外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凉州人少而遊歷燕趙
備瞩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

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外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凉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瞩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鑽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礼接賜錢三十万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勑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籍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先世望可目寺為興皇由是成号及創造功畢勑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袠齊至猛神韻无忤吐納詳審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万令吏四人白薄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乘輿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廣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鸞慧敷僧訓導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徒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蔫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

訓導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徒拆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蔿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始蘇復弘法時平昌益顗守在會稽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輪相續邑野僧俗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稽邑還紹法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昔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郗璵王琨請居邑西嘉

祥寺寺本琨祖舊所創也時又有釋

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并

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
進相次郡守鄒瑯王琨請居邑西嵇

祥寺寺本琨祖舊所創也時又有釋
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
論者少之

釋法珎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
万里宋景平中來遊兖豫貫極衆經
傍通異部後聽東河靜公講衆屢請
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
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
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
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
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花
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勑吳興
郡致礼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
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筵舉
降踊百辟陪筵珎年雖揺暮而疏苦
弗攻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
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
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
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
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及見新出勝
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
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

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
頗不行宋文閑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
頴不行宋文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習之荅云生弟子道猷即勑臨川郡
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
僧令猷申述頓悟時竟辯之徒閔責
手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
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机稱快及
孝武外位尤相歎重乃勑住新安為
鎮寺師主帝每稱曰生公孤絶情照
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元黍
微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
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
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
於世時北多寶寺慧整長樂寺覺世並齊
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
善於大品及涅槃　經亦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
雋氣虛玄止于治城寺每麈尾一振
輙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
並以師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寵祇
勑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為友袁粲著
瓌頴論示通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
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

駮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

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
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

勑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為友來聚者
璩顏論示通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
又製大品勝鬘心毗曇等義疏并
高僧傳卷第七第辛八張 內字号
駮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又象記
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
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